



# 夏日俚影

〔瑞典〕 彼尔·乌洛夫·艾克斯特隆姆 著

# 夏日 俚 影

〔瑞典〕彼尔·乌洛夫·艾克斯特隆姆 著

斯 文 周 衡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er Olof Ekström  
HON DANSADE EN SOMMAR

根据瑞典佳书图书公司 1978 年版译出

夏 日 倩 影

(瑞典) 彼尔·乌洛夫·艾克斯特隆姆 著

斯 文 周 衡 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20,000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6,500

---

书号: 10100·767 定价: 1.40元

责任编辑 赵燮生

## 译 者 的 话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瑞典开始工业化起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末，瑞典涌现出不少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他们有的以描写移民故事而著名于国内外；有的以亲身经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反映劳动人民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其作品激起大反响；还有的则以表现资本主义兴国内外的巨起时瑞典农民沦于贫困，遭到破产变成工业无产者的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些作家活跃于瑞典文坛，他们的作品时代气息浓郁，描写细腻生动，人物栩栩如生，文笔朴实无华，遒劲隽永。但是描写农村建设和农村青年的作品却不多见，而刚踏上文坛的彼尔·乌洛夫·艾克斯特隆姆 (Per Olof Ekström, 1926—1982) 却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涉笔这一为众多作家不大问津的题材，于一九四九年写成《夏天的舞蹈》，小说发表后即引起轰动。次年，他又对小说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名题为《在一个夏天她跳舞了》，书出版后不胫而走，成为当年北欧最畅销的十大书籍之冠。一九五一年被搬上银幕，放映后，赢得观众和电影界广泛的好评，并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奖，成为瑞典当代第一部赢得国际声誉的影片，被列为瑞典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之间二十五部优秀影片之一，直至七十年代仍历映不衰。小说的声誉也随之大振，被译成多种文字，美国的《爱情的故事》也由此脱胎而出；在瑞典国内该书也一直再版，深受读者的欢迎。为此，

我们翻译了该书，并将书名改为《夏日俚影》。

在《夏日俚影》中，作者塑造了尤让和谢什婷这两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尤让是一个志愿扎根农村，决心改变家乡面貌的城市大学生。尤让的祖父和叔父都是农民，父亲是城里有名望的工程师。他从小过惯大城市奢华生活，初到僻远的山村，苦不胜言，认为农村生活长调，村民愚昧，青年男女憨呆，因而落落寡合。后来尤让与乡村青年接触多了，渐渐真心喜欢农村生活，并同农村姑娘谢什婷产生了质朴而纯洁的爱情，决心不回城市，不上大学，在农村劳动一辈子。

谢什婷是艾克斯特隆姆着意刻画的一个不随俗合流的农村姑娘，她秀美慧黠，勤劳能干，看到城市来的富家子弟尤让，并不象其他姑娘那样如蝇逐腥，冀图高攀，而是在来往中不卑不亢。她安心住在农村，决心以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美好的生活。这一切无疑都使当时的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生活气息浓郁、自然、真实这是小说《夏日俚影》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它通过僻远山村中不同阶层人的日常生活故事，描绘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各式各样的人情世态，活画出三四十年代瑞典农村的一幅风俗图。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幅幅瑞典的自然风景画面：一幢幢红色的农舍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里；月光笼罩下的海湾伸展在寂静的峻山间；浩渺的大海袒露着宽阔的胸怀，汽艇在广阔无际的大海中飞驰。作者把瑞典的旖旎风光描绘得十分生动逼真，令读者恍若置身其境。当时年方二十三岁的青年作家艾克斯特隆姆能写出这样一部文笔清丽，感人肺腑的作品是同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他

的父母均是农民。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乡，辽阔的土地、浩瀚无垠的森林、重叠生辉的山峦、波涛呼啸的海洋以及瑞典北部夏天的白昼，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美好的印记。除了成名作《夏日偏影》外，他还发表了《孤独的人》(1947)、《一个音乐家的历史》(1950)、《繁花似锦的时代到来了》(1951)、《转圈》(1955)和《友好的城市》(1958)等，成为瑞典当代最著名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熟悉农村，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他的大多数作品主题同其成名作一样是描写农村生活，揭露农村弊病的，并着重表现了农村青年的困苦。

艾克斯特隆姆看到农村在工业化过程中陷于贫困破产，农民受到残酷剥削以及世态炎凉的现实，试图通过其作品来揭露它、批判它。如尤让为人热心、支持兴建青年俱乐部大楼、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四处奔走说服营造商、把生活结余拿出来支援大楼建设，为了村里的青年可说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当他的女友谢什婷在车祸中身亡，尤让悲痛欲绝之时，本来妒忌他的人便幸灾乐祸、诟骂讥嘲，连平日的好友也怒目相对，冷若冰霜。孤苦伶仃的尤让陷于沉沦，万念俱灰，最后只能以一死来解脱痛苦。又如镇里的富农、实权派赫尔顿骄横凶狠，用狡黠的手段剥削长工、虐待孤儿，甚至把自己亲生儿子也逼成了疯子。作者试图用这一切描述让读者了解，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没有友爱、没有谅解，更没有互助。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他的揭露是肤浅的，批判是不深刻的。作品中有些地方流露出爱情至上的观点。此外，作者也受到当时风靡于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作品中的克拉斯多少就有点存在主义模式的味道。他不满现状，但又不肯投入改造世界的自觉斗争。他认

为人是“波涛，彼此倾轧”，偶尔有个把“超群绝伦”者，遇到的却是“憎恶嫉恨的凶光”，被人们“毫不容情地践踏蹂躏，彻底消灭”，以此说明人世的荒谬和人生的不幸。这些我们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

谢什婷坐在  
另一边山坡上不知在想什么，直到尤让打了个口哨，她才如梦初醒。



“你冷  
吗？”他温柔  
地问道，一  
面想摸摸她  
的手背凉不  
凉。



“大家都  
在议论  
你，因为  
你比他们  
强，所以  
大家都  
不喜欢你。”



“大家都  
在风言风  
语地说你  
到这儿来  
是想寻欢  
作乐的。”

## 到鸟语花香的乡下去

低垂的乌云伸出了黑色的翅翼，遮天蔽日，奇形怪状的云浪你追我逐，看上去象是一支凶神恶煞的军队，张牙舞爪蜂拥猛扑过来。月亮躲在云层背后，时而闪出微弱的清辉，把云朵勾上一圈淡淡的银色边缘，然而她自己却一直没有露面。朔风在呼啸，把树枝刮得飒飒直响，把人们的衣衫卷得飞舞起来。风过处，旋起一球球枯枝残叶，雾蒙蒙的细线密雨劈头夹面打在脸上，叫人象被针扎一般火辣辣地生疼。一阵阵狂风有时似乎要把他从车辙纵横的大路上推下去。他使劲用脚踩住脚踏板，身体扑在车把上拚命在狂风中挣扎。狂风中可以听到一种咆哮声，也许是饥饿的云之神在吼叫——野雁又往南飞了。

斯坦塔尔家的农庄正好坐落在平地中央。东北风整日价折磨着那几棵光秃秃的树木。土地呈褐灰色，只有在背风的地方才稀稀拉拉有几茎细枝弱草。在斯德哥尔摩早已春回大地，绿意盎然，姑娘们都光着小腿在街上行走了。而在这里农民耙地的时候依然要裹着围巾，带着棉手套。驾着四轮马

车到火车站来接他的堂姐西格丽特还穿着大皮袄。他坐在马车里一路上直冻得瑟瑟发抖。田野里有些小型拖拉机在耕作，不过在这种冷得出奇的北极气候里，地里能长得出庄稼来吗？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声音所吵醒。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不过表上还只刚刚指向五点钟，他翻了个身又美美地睡了个回头觉。待到他终于清醒过来之后，他便走下楼到厨房里，见了伯伯、堂姊问了个早安。西格丽特却扬了扬眉毛，抬起头来瞅了一眼挂钟。

“哎唷，尤让，你敢情可真是要好好养歇养歇，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难道南边连一丁点阳光都没有吗？”她自己由于日晒雨淋两腮上红喷喷的，伯伯的脸色黝黑，简直象是用深色硬木雕刻出来的。

他们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他把伯父和堂姐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番。嗯，说到头来伯伯和爸爸毕竟长得很象，都长着端正匀称的长形脸，目光闪烁的蓝眼睛。说话声音也是一样的，尽管伯伯讲的是一口难听得要命的方言。他继续往下看，他凝视了一下自己的那双手，再看看他们的。伯伯那厚实的大巴掌肤色深褐，一道道皴裂的缝隙中嵌着黑乎乎的泥土。西格丽特的那双手虽说不上是十指纤纤，倒不大，也还干净，不过粗糙得很，指关节皴裂发红。他自己这双读书人的手在这个环境里是与众不同的，细长而匀称的手指，手背上隐隐约约绽露出几根很有贵族气派的青筋。不过有时候他自己也纳闷究竟这双手能派点什么用场。伯伯就坐在他对面，一手拿报纸，一手大勺大勺地舀起吃的，边默默地念报边吧唧吧唧地嚼着，可是尤让却吃不了多少。

“你该多吃点，”西格丽特撅着嘴嘟囔说，“再不就是咱们家的饭食不对你的胃口吧。”

尤让刚到的时候，累得懒恹恹的，只给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停了一个星期之后，无事可做，闲得实在憋气，便坐下来给家里写信。笔在信纸上龙飞凤舞，簌簌地写了老半天，可是写出来的却只是一封寥寥数行的短信。家信写完之后，他又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了。迟疑了老半天，他又拿起一张新的信纸，写封信给他的好朋友海尔耶。这下子用不着字斟句酌了，他毫无拘束地尽兴倾吐自己的衷肠：

“唉，老兄，来到这个鬼地方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憋得够呛，难受死了，真倒霉！”

“前几天我一直关在屋里闷头睡大觉，现在我有时出去溜溜，可是外面冷得浑身筋骨都要冻成冰疙瘩了。”

“伯父倒是挺讨人喜欢的，还可以谈得拢，可是堂姐西格丽特，你真该来见见识识，一个三十四岁的想嫁人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尖酸刻薄、奸刁促狭，嘴里不说心里使坏，干起活来不要命，真是辛苦到叫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再说我相信她是个老古板的教徒。她真是满肚子的坏水呵！‘今天他倒起了个大清早’，我来后的第一天清早她就这么说。可是没有事情来消磨时间起得早有什么用呢？”

“我真的希望我能早点结束在这个‘大都市’里活受罪的生活，因为听说他们家外面也没有可以散散心的好玩地方。到火车站得走十公里，进趟城要走二十公里。这地方的年轻人空闲下来玩点啥，我一点也不晓得。再说我压根儿怀疑这里究竟有没有年轻人。算了，反正时间在一点点过去，就忍着点吧。几个星期以后你又可以看到我重新回到文明生活中

来了。这里总算还有一线光明，那就是每天都有一班公共汽车进城，从这儿路过，咱们一星期可以寄六次信。所以我求你：给你这个被流放到农村来的知心朋友多写写信吧，最好要写得长长的。”

他本想请他给自己的女朋友玛丽安捎个问候，不过那样一来，非但惹得他那帮哥儿们而且连玛丽安本人也会嘲笑他。自己成了这副模样，可不愿意再成为人家拿来开心的笑柄了。真是活见鬼，他如今不得不困坐在这里，连给自己的女朋友问个好都不行。

他只好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句：代我向郭纳尔问个好。

信写完后他就出去走走。尽管外面风刮得很大，他在屋里实在腻味得呆不下去。他一走出门就迎面看到西格丽特在大田里刨地。

“我看得出来你在这里呆得难受死了。”当他走过西格丽特身边的时候她说道。

尤让没有料到她会那样一眼看透了他，突兀之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话来显出自己是毫不装假又很懂礼貌，于是支支吾吾地说：

“不，才不是呐，不过时间过得太慢……”

“你不是可以看看书嘛，咱们家里也有的是书——要是没有别的事可干的话。”

“嗯，我没有兴致看书。这会儿我想走一阵子，走累了晚上早点睡觉。”

她指了指他的脑袋，用她的聒噪刺耳、严峻冷漠而咬字吐音清晰异常的嗓音说道：

“要说你想来出出风头，让这里的人看看你头上戴的那顶

城里式样的帽子的话，那可还早了几天，现在可没有人顾得上来瞅你一眼的。”

一股子怒气涌了上来，他强压了下去，沿着公路信步向前走去，不过他遐想万千，思路早已远远越过了平畴南面黑黝黝的丛林，他想到了同学们优哉游哉地在公园里、码头上嬉戏游荡，自豪地享受着刚成人的一切乐趣。可是没有人在乎他，他们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在这里，人人都是天生土里土气的，根本不懂得看看人家的派头和风度。哦，玛丽安，玛丽安，天晓得现在是哪一个在追你呐！

光阴荏苒，就象上紧了发条的钟一样滴答滴答地往前走个不休，尤让·斯坦塔尔在农庄上渐渐习以为常了。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没有通宵达旦喧嚣的夜生活、粗陋然而有益于脾胃的饭食，尤其是新鲜清凛的空气象是一把钥匙，它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着，终于使他不再病恹恹、懒洋洋了。他生气勃勃，有了想做点事情的愿望。

有天晚上，他坐到收音机旁边想要寻点爵士音乐听听。伯伯安详地坐着看报。在厨房里西格丽特正忙着浆洗熨烫。他来来回回不停地找着，最后终于在中波波段上找到一家电台正在播放着最有刺激性的曲子。他情不自禁地用手在桌上乒乒乓乓敲着节奏，扯开嗓门大声哼了起来：“达达，达达，陀陀，陀陀陀……”

“真是厌死人了，”厨房里传来了不满的喊声，“光是那收音机还嫌吹得不够吗？”

尤让怒气冲冲地把收音机啪的一下关掉了。待到屋里静了下来，西格丽特说道：

“我们得帮弗列德列克家去点种土豆吗？”

“那还消说。你听着，尤让，你乐意明儿一起去点种土豆吗？”

“我可不行，”他愠怒地一扭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当他走进厨房——有个姑娘已经坐在沙发上，正在和西格丽特说话。饭桌上摆着四个人的餐具。

“早安，”他说道。西格丽特不予理睬，自顾自同那个姑娘聊天，根本不通名报姓地把他介绍给那个姑娘。那个姑娘倒慌忙站了起来，行了个屈膝礼，朝他伸过来一只结实粗糙而又暖烘烘的小手。

“我叫谢什婷，”她蚊声细气地说。

尤让在饭桌另一端坐了下来，一时缄口无言。西格丽特在询问些什么，姑娘一板一眼回答着，时不时怯生生地瞟他一眼。他不禁暗自发笑，一个生活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土里土气的乡下丫头，没有见过世面，举止局促怕生，事属难免，你能苛求她吗？可是待到伯父一走进来，却如一阵风吹散漫天浓雾似的，那个姑娘的脸上登时笑容绽露，犹如一朵突然开放的光彩照人的奇葩异卉一样。她骤然变得落落大方，言谈自如起来，而且还迸出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尤让把她细细端详了一番。她身上那件晒得发白的裙衫早已嫌小了，紧紧地裹在隆起的胸脯上。有时她说话模仿着大人腔调，可是流盼的眼神却流露出十足的孩子气。那双眼睛长得很好看，眼修长，稍许有点往外斜。她大概是十五岁光景罢，介乎女孩子和少女之间，既非此也非彼，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突然之间他发现她长得很甜美，这个个子不高、瘦小纤细的姑娘头发上还卡着两个已经磨得油光锃亮的发夹。她的口角线条柔和，双唇丰厚，稍微嫌大

了一些。有一次他们俩目光相遇，她脸上马上升起了两朵红云，眼皮垂了下去，连伯父的一句玩笑话她都答不上来。饭一吃完，她同他一样匆匆忙忙站了起来，她扭转腰肢就往外跑，活象是逃走似的，压根儿没有顾得上把那副红色无指手套戴端正。

“可爱的堂姊，”尤让说，“我能不能借件罩衫？我帮忙干活去。”

“你干活的劲头倒来得挺快的呀……听着，可不许再在谢什婷身上动什么坏念头。她是个好人家出身的规矩姑娘。”

“我家也不见得腐败堕落呀，”他回嘴顶了一句。“再说我只是想跟你们大伙一起去种种土豆，就那回事呗。”

五分钟以后，他已经穿戴停当，走了出来：身上穿着一件罩衫，紧箍着腰带，裤脚管塞在一双不合牌的橡胶鞋里。马车已经停在场院里，车上装着一部犁，几麻袋种子和几个提桶。谢什婷靠在马车上背朝他站在那里。伯父正在牲口棚里给马套上挽具。当他一眼看到尤让时，便招呼说：“难为你也出来帮忙干活了，那就把最后这两三麻袋的土豆扛到车上去吧。”

那个姑娘转过身来，隔着马车盯着他看。他脑袋里嗡的一下，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恨不得把这套见不得人的破衣服脱掉返身就走。他只觉得她脸上似乎挂着讥嘲的笑容，可是恰恰就是她打破了这片刻的沉寂：

“就剩下这几麻袋要装车的……”

他疑疑惑惑地瞪着她，瞧了好半晌，后来才省悟过来，不禁吓了一跳，真看不出，原来这个身材瘦削的小姑娘居然有力气把整整一麻袋土豆扛起来，那双手看起来是那么小，那个

颈脖是那么纤细……她身上罩着的那件蓝色上衣污渍斑斑，单薄得很，纽扣早已掉光了，所以她只好用个大别针把两片衣襟别在一起，更加显得她双肩如削，瘦小纤弱。他一赌气矜持一笑，双手抓住最靠近身边的那个麻袋，深深吸了口气，就去拎麻袋。岂知他吃奶的劲都使出来，那个沉甸甸的麻袋才刚离开地面，他自己倒摇晃得险些儿摔倒下去。他用力过度，禁不住发出呻吟，哼哼起来。可是谢什婷只是格格一笑，从从容容地蹲下身去把麻袋顶了起来。

“别松手，”她说道，“捏住袋角往上甩。”她指点着说。就这样，他们俩把这麻袋土豆装上了车。装完后他呼哧哧直喘气，脸憋得通红，筋疲力尽得象是一只冠垂翎乱的斗败了的公鸡。她却痴笑得前仰后合。可见笑得那么真诚亲切，那么发自内心，笑声也带上了感染力，害得他只好陪着她一起笑。后来他向她伸出了手：

“谢谢你帮了忙。”

她在他的白晃晃的、软扑扑的手指上伙伴式地匆匆捏了一捏。

“你不应该露出一副存心要看我出洋相的模样嘛，”他悻悻地说道。她登时收敛笑容，神情当真起来。

“是吗？可是我没法子忍住笑呀——瞧你方才不可一世的架势。”

“我怎么啦？”

“那麻袋可比你想的要沉得多，明白了吧。咱们说好，从头到底都相互帮助，好吗？”

真想不到这个姑娘嘴倒厉害，反而使他自己闹了个大红脸，吃了个哑巴亏。哼，他暗自思量，这个黄毛丫头要把他